

中国辟邪文化大观

主编 / 郑晓江



中国辟邪文化大观

主编 / 郑晓江

花城出版社



中国辟邪文化大观

主 编	郑晓江	
副主编	陈石俊	黄细嘉
著 者	万建中	万振凡
	孟广明	陈石俊
	宋三平	郑晓江
	黄细嘉	曾群洲

上

目 录

第一章 序论：中国辟邪文化的科学透视·····	1
一、中国辟邪文化的主要内蕴与特征·····	1
二、中国辟邪现象的一般规律·····	6
三、对中国辟邪文化的现代沉思·····	18
第二章 辟天灾人祸之邪·····	20
一、天体辟邪·····	20
二、气象辟邪·····	34
三、江河湖海辟邪·····	43
四、病害辟邪·····	55
五、附录：中国古代天灾人祸辟邪资料节录·····	76
第三章 婚丧嫁娶辟邪·····	90
一、准婚姻阶段的辟邪规制·····	91
二、新娘护身辟邪的器物·····	96
三、男娶女嫁过程中的辟邪形式和法术·····	101
四、各地各民族婚仪中的辟邪习俗·····	111
五、婚姻裂变与再婚的辟邪方法·····	127
六、死亡：永恒的辟邪主题·····	131
七、丧葬礼俗中的辟邪习俗和仪式·····	136
八、葬地墓室辟邪和风水缺陷的禳除·····	151

九、居丧和祭扫活动中的避凶求吉·····	157
十、附录：中国古代婚丧嫁娶辟邪资料节录·····	161
第四章 商业百工辟邪 ·····	173
一、行业神的形成及其祈禳功能·····	173
二、农事中的敬祀与驱恶·····	178
三、蚕业的祛祟习俗·····	201
四、渔业的信仰与禁忌·····	206
五、大山林中的神秘力量·····	214
六、饲养人员的恐怖心理及行为规避·····	230
七、手工业的凶兆观念及禳灾方式·····	234
八、戏业的祖师信仰和辟邪途径·····	241
九、商业辟邪·····	244
十、附录：中国古代行业辟邪资料节录·····	256
第五章 语言图像傩戏巫术中的禳灾祛邪 ·····	271
一、语言的魔力信仰与民众心理·····	271
二、文字图像：民间辟邪意识的直观载体·····	289
三、消灾的常用手段——替身厌当术和起犯术·····	316
四、民间鬼神信仰的活化石——目连戏和舞鬼戏·····	320
五、驱送瘟神邪鬼的放逐巫术·····	329
六、禳祛的傩舞与傩祭·····	334
七、附录：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图像傩戏巫术辟邪资料节录·····	343
第六章 辟鬼魅之邪 ·····	372
一、繁杂的避鬼实物·····	372
二、千形百态的镇鬼神灵·····	410
三、附录：中国古代辟鬼魅之邪资料节录·····	419

第七章 生养辟邪	430
一、妊娠辟邪	430
二、产期辟邪	443
三、育养辟邪	461
四、附录：中国古代生养辟邪资料节录	474
第八章 佛教道教中的辟邪	489
一、森严的佛法：佛教中的辟邪	490
二、画符与念咒：道教中的辟邪	513
三、附录：中国古代佛教道教辟邪资料节录	557
第九章 序时年节祭祀中的辟邪	564
一、感天应地中升腾不息的时俗之光	565
二、步入困顿的渴求：祭祀辟邪	574
三、宣情泄意中的虫蛊鬼疫之虑：年节辟邪	585
四、星象信仰中的理性迷失：择时辟邪	598
五、附录：中国古代序时祭祀、年节辟邪资料节录	620
第十章 衣、食、住、行辟邪	634
一、衣服、饰物辟邪	634
二、饮食、便溺辟邪	645
三、住宅、起居辟邪	656
四、行旅、社交辟邪	675
五、附录：中国古代衣、食、住、行辟邪资料节录	687
参考书目	703
后 记	708

第一章

序论:中国辟邪文化的科学透视

中华文化以其悠久、丰富、广博、生命力强而著称于世。在辉煌的中华文化中，辟邪文化占有独特的位置。只要稍加注意中国历史与现今的民众生活，便会发现辟邪的对象、辟邪的器物、辟邪的仪式是那样的丰富多样，而人们辟邪的观念、辟邪的心态、辟邪的行为又是那样的古怪深奥，诱人探寻。历史上，生活中，每一种辟邪现象、辟邪行为和辟邪器物均蕴藏着中华文化的丰富信息，诸如民风民俗、伦理道德观念、传统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处世哲学、社会心态、行为规范、地域文化特征，等等。然而，辟邪现象这种十分丰富的文化载体，长期被简单地斥为迷信而遭到学界的忽视，而其在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历史与现状都说明，对中国辟邪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的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一、中国辟邪文化的主要内蕴与特征

概略地说，辟邪文化是人们通过忌避、祭祀、祈祷、祝颂、特异的行為等方式达到消灾避祸、驱魔逐邪、求吉祈福的一种独特

的生存智慧和生存模式。在中国古代社会与今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辟邪现象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天体星辰的运行，若发生某种不寻常的变化，人们就会认为将有恶运降临，需要辟邪；气象的演变，雷电风雨雪霜的肆虐，也会使人联想起神灵震怒降祸，故要设祭禳灾；在江河湖海中行舟、在深山老林里劳动，都随时会遇上邪恶妖魔的侵扰，人们当然也需要祭神求灵；大人小孩患病，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自然被当做邪气恶鬼附体，必须采取种种辟邪的行动。在中国古代，婚丧嫁娶、耕作渔猎、远行经商，均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事情，因此，立神敬奉、辟邪求吉，是人们的愿望，由此派生出各式各样的辟邪规制、辟邪器物、辟邪的习俗、辟邪的仪式和辟邪求吉术。古人演戏，许多都包孕着辟邪禳灾的意蕴；中国的语言文字有其独特的语音和形状，也衍生出众多的辟邪方式；中国古代繁多的巫术、厌当术、起犯术、傩舞与傩祭本质上都是为辟邪消灾、祈福得吉服务的；古代妇女的生育过程，充满着凶险和痛苦，于是也产生出众多的辟邪手法；佛道二教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它们各有其独特的辟邪体系；序时年节，伴随的是各式复杂的祭祀活动，而辟邪则是永恒的主题。

因此，辟邪现象广泛而深刻地渗透进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积淀成中国人一些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构成中国的辟邪文化。所以，探讨中华民族的辟邪文化，有助于科学地掌握汉民族的生存方式，同时也有益于认识现代中国人行为的趋避模式，这对现代文明的建构是有重要意义的。

从根本上而言，辟邪活动导因于人们无力抗拒而又渴望能够抗拒的自然灾害和人祸。人类生于斯、长于斯的世界，虽有风和日丽之时，但又常常暴雨狂风成灾；人世间虽有温情脉脉之处，但往往又充斥着仇视、愤恨与争斗。因此，人们无不深感生存之艰辛，时时要承受突如其来的巨大灾祸。为此，人类借助于不断发达的智力，创造出种种花样翻新的工具，同时还努力

改善社会组织，以之消解各种灾祸，减轻人间的痛苦，这些努力无疑起着并必将继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人类在免于灾祸方面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可想完全消解灾祸则不可能。特别是，人类在承受和消解自然灾害之外，又制造出许多人为之灾、幻想之祸，使自身永陷苦海之中难以自拔。因此，辟邪活动实际上即是人们企图躲避灾祸、改变恶运、祈福获吉的一种特殊的行为。

中国辟邪文化的特征是什么？这也是现代人要理解辟邪现象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一般而言，既然辟邪行为多起因于人们无法改变和抗拒的灾祸，那么，贯穿于辟邪活动始终的当是某种精神性的转换。在现实的生存中，人们对许多灾祸邪祟束手无策，尤其是基于认识水平低下产生出的众多神灵鬼怪的幻相，人们在其面前更是只有诚惶诚恐的份儿。这样，人们便创生出多种辟邪的仪式、符咒、器物，试图影响或左右这些非人间力量所能控制的东西，以求生活的平安顺畅、得福免凶。从科学的物质的角度而言，这些努力无疑毫无用处；但从精神与心理的层面来说，这又具有一定的作用。例如在孕妇临产的辟邪方面，中国古代有所谓“临产禁水法”，只需念叨一段特定的咒语，便可避免生产期间受到鬼祟的为害。其咒云：

南无三宝水，水在井中为井水，水在河中为河水，水在器中为净水，水在清中为真水。自知非真，莫当真水，以静持浊，以正治邪。日游月东，五士□将军。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招摇天狗，轩辕女妖。天吞地吞，悬尸闹肚。六甲禁讳，十二神王，土符伏神，名安所在。不得动静，不得忌干。若有动静，若有忌干，施以神呪，当摄汝形。阿法尼阿毗罗，莫多梨、娑地梨，沙阿。①

这一糅合了儒释道三教观念的咒语，对孕妇的顺利生产当然不可

① 《卫生家宝产科备要》。

能有实质性的作用，但若孕妇深信此咒可以辟邪，可召来那么多神通广大的神灵环护其左右，紧张的情绪必可缓解，心理上得到某种慰藉，这恰恰是孕妇顺利分娩的重要条件。所以，辟邪行为对现实中的人而言，并非在客观上有什么实用价值，而在于给恐慌、心悸、忧虑、害怕者以某种精神鼓励和心理安慰。不可否认的是，有时人们精神上的踏实，确可转化为肉体上的抵抗力，从而真的达到了消灾避祸的目的。

中国辟邪文化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即用忍受小灾祸试图实现避逃大灾难的愿望。中国的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早就意识到，天灾人祸鬼魅是不可能完全消解的，为了使生活更为顺畅、生存环境更如人意，一些物质上的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关于河伯神的传说。《楚辞》中说：“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洛嫫。”^① 据称，河伯发怒，必降暴雨，河流猛涨成灾，因此，如何讨好河伯，就成为居住在黄河流域的百姓性命攸关的问题。根据传说，河伯是一位风流潇洒的神，出巡时骑红鬃马，身着白色衣服，仪表堂堂，威风凛凛，左右前后簇拥着虾兵蟹将。据此，人们认为最好是用年青的姑娘来祭祀河神，这即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河伯娶妇”的由来。这个例子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想通过忍受一些物质上的损失，以图避过大灾的心理，所谓的“破财挡灾”正是这种心理的生动说明。

推崇吉祥通灵之物，是中国辟邪文化的又一特征。吉祥与凶兆、邪恶、晦气正相对立；通灵是妖魔鬼怪的克星，因通灵之物即是与法力无边的神灵相互沟通，可借助于后者的力量降魔除怪。所以，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将吉祥通灵之物用作辟邪。稻米是南方人的主食，它色泽金黄，被人誉为“金珠玉粒”，珍贵无

^① 《楚辞·天问》。

比，在民间很早就用做吉祥物来辟邪。浙江一些地区，新郎发轿迎亲之时，必须用袱巾装一包米置于彩轿内，此称“坐轿米”，当地人深信可驱邪祟，保佑新娘平安。民间又广泛盛行用铜镜辟邪的习俗，人们在住宅的大门或窗棂上，高悬一面镜子，俗称“照妖镜”，人们坚信，这样做，鬼祟至门窗，必因现出原形而落荒逃遁。铜镜为通灵之物的信仰由来已久，东汉方士郭宪云：

钓影山上有望蟾阁，阁上有一面金镜，四尺宽，为元封年间祇国的贡物，这镜子能照见邪魅妖怪，使之不能隐形。^①

晋代道士葛洪亦云：“又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径九寸已上，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或有来试人者，则当顾镜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顾镜中故如人形。若是鸟兽邪魅，则其形貌皆见镜中矣。又老魅若来，其去必却行，行可转镜对之，其后而视之，若是老魅者，必无踵也，其有踵者，则山神也。”^②

这些记载表明，古人认为邪魅妖魔会化为人形来害人，唯有“照妖镜”可使之现出原形，保人们平安无事。为什么铜镜^③被认为可以辟邪呢？一方面，铜镜在古代乃珍稀之物，价格十分昂贵，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很高；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镜子可以完完整整地折射出人体和万物的形貌，科学知识尚且缺乏的古人由此对铜镜增添了崇拜。因此，铜镜在古代长期扮演着通灵显圣之物的角色，任何隐形或变形的妖魔鬼怪都会在它的面前原形毕露，鬼魅现形定会惭愧万分，凶焰顿敛，唯恐逃之不及，于是乎，人们就可高枕无忧了。这种看法一直延续至今，现在的乡村城市仍

① 参见《洞冥记》。

② 《抱朴子·登涉》。

③ 在清末民初，铜镜已逐渐被玻璃镜取代，虽质地不同，功能还是一样的。

可不时地看到“照妖镜”高悬。

不唯铜镜被人们奉为辟邪之物，奇特的石头，经过一番打磨或刻上符咒，也转变为通灵之物，被古人视为镇魔驱妖的圣物。如民间广为盛行的树“泰山石敢当”辟邪的风俗。另外，细小轻微却锋利无比的铁针、日常生活中用于切割的剪刀、匕首、剑等都被人们当做避鬼的利器，至于珍贵的银器更是长期被百姓视为避鬼驱恶的神物。这些都是中国辟邪文化推崇吉祥通灵之物特征的表现。

中国辟邪文化渊源流长，丰富多彩，掌握其基本特征，是理解这种文化的重要一步，但要科学和全面地把握它，还需要人们深入其堂奥，探寻中国辟邪文化所蕴含的内在规律。

二、中国辟邪现象的一般规律

中国辟邪文化深深地扎根在中华民族生活与生存奋斗的土壤之中，带有强烈的民族气息。但是，究竟繁杂多样的汉民族辟邪活动遵循哪些规律呢？弄清这些问题，是科学地透视中国辟邪文化的核心所在。

1. 中国辟邪文化中的心理转换律

现实中的灾祸大部分是无法避免的，人们只好转而求助于心理上的调整。辟邪愿望的长期历史积淀遂形成中国辟邪文化中的心理转换律。

中国佛教的辟邪是一种典型的心理之避，它与世俗人把那些可怕的、邪恶的、会带来灾难的东西视为邪不同，佛教直指人间的一切皆为邪恶，并且从理性上分析人们执着的世间万物都不过是空无。这样，佛教的辟邪方式只能是心理的。中国禅宗有所谓“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在佛法

看来，世人无法脱离“苦海”、一心向佛，根本原因在难以抵挡声色犬马、荣华富贵这些邪恶物事的引诱，而难以抗拒诱惑的原因又在于人们过分地看重个人的肉身。于是，就应祭起“观身不净”的法宝：仔细地反观自身，察觉到自己的肉身乃内蓄粪便尿液，外显臭汗污垢，哪有一丁点可爱可惜之处？这样，便从心理上顿生厌恶感，在精神上超脱这个“臭皮囊”的束缚，从而抑制由肉身引出的对那些邪恶东西的盲目追逐。佛教中还有所谓“不净观”。《释迦谱》卷三云，由于佛的威信无比，使魔王波旬感到害怕，便派出三个女人去诱惑佛，她们长得艳丽非凡：“三十有二姿，上下唇口，娑娑细视，观其胫脚，露其手臂，作鳧雁鸳鸯良鸾之声。”此时，佛祭起“不净观”观之，美丽的女人顿化作“革囊盛臭”，变为“老母”，以至“头白面皱，齿落垂涎，肉销骨立，腹大如鼓”。此处，佛当然不是真正改变现实中存在的客观状况，而是进行一种心理的转换，把现实中的艳丽变为心理上的丑；把客观中的好转换成心理上的不好，从而抵御住佛教视为邪恶物事的引诱。因此，佛教辟邪与世俗辟邪的不同在于其根本方式是“戒”，即禁绝，亦即把世俗社会中的一切，世俗人所念所求的一切均归入“邪”之类。美味可口的食物，邪，必须避——“吃斋”；华丽舒适的服装，邪，必须避——着僧服；热闹非凡的都市，邪，必须避——隐居在深山古刹；销魂蚀魄的男女之欢，邪，也必须避——禁欲；人人渴望的长生不老，邪，要避——追求“坐化”与“涅槃”等等。

佛教既然认为人们的邪恶行为是由人们邪恶的欲念引发的，这是人受苦受难的根本原因，所以辟邪最好的办法当然莫过于从精神上扼制住邪念，在心理上筑起一道坚实的辟邪屏障。而辟邪的最终目的，则在于通过各种繁杂的戒律，彻底消除所有世俗人的生活追求。此时，人“生”的内涵越来越少；人“死”的因素则日渐增多，而成佛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当人们避除了一切邪

恶，也即是“死亡”的降临，人跃出了生死轮回，通过“涅槃”而迈向了“西方极乐世界”。

道教的许多辟邪方法也是贯穿了心理转换律的。《云笈七签》记有一种辟邪法，说的是如果人们碰见了死尸及棺材一类晦气之物，可立即在心中想像一股烈焰腾起，迅猛地将尸体与灵柩烧成灰烬；然后进一步努力想像风在猛烈地吹，火势越来越炽，自焚自己的肉身，渐渐地通体洁白，于是乎，邪恶秽气就除去了。可见，根本就没有真的烈焰，也非真的把“邪气”的东西烧毁了，完全是一种心理转换，但道教坚持认为它具有极佳的辟邪效果。

中国辟邪活动中的心理转换律是建基在人的精神（心理）与肉体（物质）的组成上的，但精神与肉体又可分别为相对独立的两部分。所以，人们肉体上的客观的辟邪无成功希望的话，便可经由精神与心理上的途径来实现。虽然这种实现不是真的，只是一种精神性的调整，但在古代人们幻想出的众多无法抵御的妖魔鬼怪作祟的情况下，人们应用心理转换律来辟邪又有一定的作用。

在中国道教庞大的辟邪体系中，画符念咒是其主要方法。“符”为有道行的道士用朱笔描成的千奇百怪的图形，民间百姓深信其有辟邪之奇效。这种虔诚的信服根据何在呢？《云笈七签》云：

一切万物莫不以精气为用，故二仪三景皆以精气行乎其中。万物既有亦以精气行乎其中也，是则五行六物莫不有精气者也。以道之精气，布之简墨，会物之精气以却邪伪辅助正真，召会群灵，制御生死，保持劫运，安镇五方。然此符本于结空太真，仰写于天文，分显方位，区别因缘。符书之异，符者通取云物星辰之势，书者别析音句，铨量之旨；图者，画取灵变之状。然符中有书，参似图象；书中有图，形声并用，故有八体六文更相发显。^①

^① 《云笈七签·符字》，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版，第 43 页。

可见，道教把中国先秦时大思想家老子宇宙创生的观念作为“符”所由立足的基础。在老子看来，世界的本体为“道”，万物创生于“道”，又复归于“道”。道教接受了这种观念，认为“符”的那种奇特的笔势，蕴含着“道”的灵气，它就是大道流行的轨迹，因此可以辟邪攘灾，祈福得吉。这种解释当然是非科学的，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实际上，“符”的辟邪作用恰恰在于心理转换。当人们深信怀中的“符”有无穷的辟邪威力时，必可给自己极大的精神鼓舞，获得情绪上的稳定、心理中的踏实。人们因为胆怯心慌，产生鬼魅幻觉的可能性也大大下降，于是，“符”就被视为真能辟邪逐魔了。这便是道教的“鬼画符”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被认为有辟邪驱魔神力的最深层原因。

道教咒语的辟邪功效亦来自心理转换律。如道教中有一种避鬼之咒，具体操作是：先静卧于床，面向北，轻念三遍以下的咒语：

吾是太上弟子，下统六天。六天之官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太上之所立。吾知六天门名，是故长生，敢有犯者，太上斩汝形。第一官名纣绝阴天宫以次东行；第二官名泰杀谅事宗天宫；第三官名明辰耐犯武城天宫；第四官名恬照罪气天宫；第五官名宗灵七非天宫；第六官名敢司连宛屡天宫。^①

念完后，再叩齿六下。据说此咒避诸鬼邪气极灵验。一般而言，道教繁杂的咒语，大多都包含着向种种威力无穷的神灵求援的要求，在上述咒语中，求助的对象即是掌管鬼怪之神“丰都六官”，所以念叨他们的名字便可避鬼驱邪。但世间本无鬼魅，人们念咒辟邪，当然只能是一种心理上的转换。

心理转换律不仅鲜明地体现在佛道辟邪的方法上，更广泛地

^① 《云笈七签》卷四十五。